

徐乃超:大漠戍边书写最美青春

盛夏清晨的太阳还没有露头,阿拉善左旗银根边境派出所民警徐乃超就早早起床,整理内务。迎着大漠缓缓升起的朝阳,他穿上笔挺的警服进行升旗仪式,国歌响起,他一丝不苟地把旗子升到杆顶,扎好绳子,向国旗庄严地敬礼;吃完早餐,他装备整齐出门深入牧区开展走访巡查工作……

“警务室的生活环境和周边自然环境比较差,但也锻造了我的意志,更坚定了我扎根基层、卫国戍边的初衷与信念。”徐乃超说。

90后的徐乃超,现任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银根边境派出所副所长,一级警司警衔。从2008年12月入警以来,徐乃超一直戍守在阿拉善盟荒凉艰苦的大漠边境,曾参与黄河巴彦木仁段抗洪抢险、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回收安保等重大安保任务20余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担当。2014年,他主动报名参加中国第二支赴利比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在遥远的非洲大陆执行维和任务9个月,出色完成了国际维和任务。

2019年,伴随公安边防部队改革,徐乃超脱下“橄榄绿”,穿上“藏青蓝”。原本可以带着荣誉回家乡呼和浩特安置的徐乃超,怀着对第二故乡阿拉善的热爱,成为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一名移民管理警察。2022年初,得知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要组建抵边警务室的消息时,徐乃超主动申请前往一线。

徐乃超的妻子李文娜,曾在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指挥中心工作,夫妻二人婚后一直聚少离多。得知丈夫的决定后,李文娜也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决定陪着徐乃超去戍边。“他守边,我守



徐乃超带妻子李文娜巡边与界碑合影



帮助牧民装卸草料

他。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李文娜说。

2022年2月,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首个戍边夫妻警务室在阿拉善左旗银根苏木查干扎德盖嘎查正式组建,徐乃超夫妻俩正式担负起银根苏木3145平方公里边境管理区和103公里边境线的边境管理和治安管控任务。五间砖房支口锅,二人一狗一台车,戍边夫妻警务室成

为中蒙边境线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警务室成立以后,徐乃超夫妻第一时间了解掌握辖区60户183名牧民群众的基本情况,每年帮牧民群众浇树、喂羊、剪驼绒、送药……如今夫妇俩不仅从“外来客”变成牧民群众的“贴心人”,还为警民共同守边固防奠定了牢固基础。警务室成立以来,夫妇俩累计开展联合边境踏查500次、联合处突演练16次,化解矛盾纠纷17起,救助遇险群众23人,劝返抵边人员2000余人。

边疆地区地处偏远、缺医少药,最近的医疗机构也在85公里以外。了解到这一现实情况后,徐乃超立即向上级申请成立爱民医疗室,争取上级配发一批理疗器材,并针对牧区常见病多发病购置药品免费发放给群众,受到一致赞誉。

自参加工作以来,徐乃超先后荣获联合国和平勋章、中国维和警察荣誉章、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民警、全国移民管理机构“五四成绩突出青年民警”、内蒙古自治区“担当作为好干部”和“向上向善好青年”等荣誉奖项;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个人嘉奖5次。今年4月30日,徐乃超又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北疆楷模”称号。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移民管理警察,我热爱我的本职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守护好辖区的边境线和边境管理区,用实际行动践行好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担当!”徐乃超说。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竹刻艺人茹星:巧手匠心雕琢人生

一盏台灯,几把刻刀,经过一个月的细雕慢琢,粗糙又普通的竹根,蜕变成一件下部有三足、上部是两耳、周身遍布夔龙纹、形状酷似青铜鼎的三足双耳鼎式炉。6月30日,记者走进内蒙古国际古玩城的相竹工作室,80后竹刻手艺人茹星对这件三足双耳鼎式炉视若珍宝,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入陈列台。朋友中有人称赞茹星为艺术家,他却说自己是普通的手工艺人,只想用掌握的竹刻技艺,多留下一些有价值、有中华文化符号的美学艺术品。

茹星大学时来到呼和浩特市,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设计专业学习,毕业后起初在公司做设计,因喜欢文玩,2014年他成立工作室,从事竹、木、牙、角材料手工艺品的加工和制作。

茹星与竹刻结缘,源于儿时的成长经历。他是浙江绍兴人,自幼酷爱绘画和书法。因家乡有着浓厚的竹刻氛围,心灵手巧的竹刻艺人有很多,恰好呼和浩特有不少客户想要定制个性化的竹刻工艺品,他便萌生了将竹刻艺术带入呼和浩特的想法。他拜访了很多竹刻师傅,经多年磨炼,技艺渐入佳境,又因精通书画,他的作品基本上是竹刻与书画的结合。



一个月精雕细琢而成的三足双耳鼎式炉

博古架、臂搁、花器、笔筒、人像、手把件、香炉……陈列台上琳琅满目的竹刻作品,都由茹星一笔一刀雕刻而成,每件作品少则几天,多则半年雕成,作品上展示的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珍禽异兽等,都是对灿烂中华文明的深情赞颂。记者翻开几块臂搁,看到它们上面应用了留青、阴刻、浮雕等诸多雕刻技法,刻有绘画、诗词等传统文化元素。

“竹子材料可再生,易得,正因为这个特性,竹雕必须把握材料形状、质地、肌理等特征,因

材施艺,把人的创造力发掘出来。当一件作品有了实用性,倾注了创作者心血,被赋予艺术价值时,它就有了灵性和生命力,让人愿意悉心爱护,代代相传。”茹星坦言,竹刻工艺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之一,不仅要求技艺人精湛的刀工,还考验其诗词、书法、绘画、美术理论等方面的造诣,明清时期竹刻艺术达到巅峰,只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进步,很多产品可以快速制成,传统手工业在现代化的潮流中逐渐式微,竹刻这一传统技艺也不再往日辉煌。他坚持做竹刻手工艺品,珍视取材、画稿、打胚、精雕等每一个沉着精细的慢动作,甚至把每一件作品当成最后一件来打磨……

“我时常跟自己较劲,一件竹刻作品,总要经过数次修改打磨才觉得满意,有时一件作品被买走后,还想要把它找回来再次完善。”茹星说,竹刻用具在文房清赏、茶道、香道、文创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传统文化里很多图案、纹饰、文字,都可以通过竹刻呈现在作品中,他希望将身心和情感都投入到竹刻中,成为把竹刻技艺、文化符号传承下来的手工艺人。

文·摄影/草原云·北方新报记者 刘惠